

琅琊榜

LANGYA
BANG
(上)

一卷风云琅琊榜

囊尽天下奇英才

海宴

琅琊榜

LANGYA
BANG
海宴 著
(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琅琊榜 / 海宴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411-3231-5

I. ①琅…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1842 号

Lang Ya Bang
琅琊榜 (上)
海宴 著

责任编辑 唐婧 (stacey2916@sina.com)
责任校对 王其进 王冉等
责任印制 喻辉
封面设计 任熙
版式设计 史小燕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85 028-86259287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47.75
字 数 929 千
版 次 2011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231-5
定 价 64.00 元 (上、下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序

近年来读书，大多是为工作，功利加上自身的浮躁，阅读已没有快乐。要谢谢海宴，在我不眠不休读完《琅琊榜》后，才发现自己被久违的愉悦感包裹，在层层推进、惊心动魄的情节里一直涌动着、激荡着。

有人说，我们这些“70后”，是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怀有深深的英雄主义情结。少时看武侠，最振奋人心的便是倚天屠龙谁与争锋、小李飞刀例不虚发，而今世道巨变，冷兵器时代的打打杀杀已如过眼云烟，大侠们惊觉囊中剩下的碎银子多乎哉不多也，须得考虑谋生了……生活布满陷阱，社会充满敌意，我们生活的年代，有多少梦想就有多少无奈，纯真的人不是堕落就是折戟沉沙，成长的代价并非张艾嘉唱的那般抒情感伤，是流血是死亡是价值观的颠覆重建，并且你并不一定认识这个脱胎换骨后的自己，这其中的挫败感，往往又很难向外人解释明白。但正如你所知，总有一些是非曲直是百折而不弯的，总有一些悠悠情怀是雨打风吹不去的，而阅读最大的快乐便是，文字的世界里，梦想未必不见容于现实，现实也未必一定会扼死梦想，就像《琅琊榜》中纵然风雨如晦也始终跳荡着一股勃勃生机的王朝——海宴将浩气给了萧景琰，将仁慈给了萧景睿，将旷达给了言豫津，将荣光给了霓凰，将疏狂给了蔺晨，将纯粹给了飞流……最后将一颗不灭的赤子之心给了林殊，人性的漆黑夜色里，这一盏心灯如月。

作为《琅琊榜》电视剧的制片人，我非常骄傲地向大家推荐这部小说，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跟从海宴的一支妙笔，享受这一段梦幻之旅。

——侯鸿亮（电视剧《琅琊榜》制片人）



目 录

第一章	初临帝京	001
第二章	小显峥嵘	011
第三章	好迷之争	021
第四章	麒麟之才	031
第五章	迷离往事	047
第六章	御殿观君	059
第七章	稚子之约	069
第八章	百密一疏	079
第九章	一发千钧	091
第十章	皎皎我心	104
第十一章	惊魂截杀	112
第十二章	侠骨柔肠	124
第十三章	荒园疑骸	134
第十四章	牵藤挂蔓	147
第十五章	智珠暗握	158
第十六章	杀机渐近	170
第十七章	翻手为云	182
第十八章	覆手为雨	191
第十九章	各显神通	204
第二十章	魔高道高	215
第二十一章	雪映忠魂	225
第二十二章	暗流突起	235
第二十三章	云收雾散	246



第二十四章	除夕血案	260
第二十五章	以静制动	270
第二十六章	朔风渐紧	280
第二十七章	歌舞升平	292
第二十八章	惊天一震	304
第二十九章	两败俱伤	312
第三十章	密室初启	323
第三十一章	大楚来客	333
第三十二章	嘉宾云集	343
第三十三章	天翻地覆	354
第三十四章	情绝义断	364
第三十五章	覆巢之下	377
第三十六章	天牢末路	391
第三十七章	慈亲永绝	404
第三十八章	此消彼长	414
第三十九章	旧日之痕	425
第四十章	此去经年	434
第四十一章	东宫惊变	446
第四十二章	已露锋芒	459
第四十三章	山雨欲来	467
第四十四章	城门劫囚	476
第四十五章	寒风满楼	490
第四十六章	一诺千金	502
第四十七章	行兵布阵	512
第四十八章	兵行险招	525
第四十九章	步步惊心	535
第五十章	唇枪舌剑	545
第五十一章	一剑封喉	555



第五十二章	胜券在握	568
第五十三章	惨烈真相	581
第五十四章	故人重逢	593
第五十五章	困兽犹斗	604
第五十六章	劫后余生	616
第五十七章	情深难寿	625
第五十八章	再返京华	636
第五十九章	有朋远来	644
第六十章	火寒奇毒	654
第六十一章	莫逆相知	664
第六十二章	暗夜微漪	673
第六十三章	何忧何求	682
第六十四章	天若有情	692
第六十五章	尺素烈狱	701
第六十六章	推心置腹	710
第六十七章	金阶狂澜	719
第六十八章	血色清白	727
最终章	情义千秋	737
尾 声	风 起	749
再版后记		751



第一章

初临帝京

金陵，大梁帝都。

物宝天华，王气蒸蔚，这里连城门也与他处不同，格外的巍峨坚实。在川流不息入城的人流中，一辆青篷双辕的马车不起眼地夹在其中，摇摇摆摆，在距离城门数丈之地停顿了下来。

车帘掀起，一个月白衣衫，容颜清朗的年轻人跳下车，前行几步，仰起头凝望着城门上方的“金陵”二字。

走在马车前方的两名骑士察觉到后面有异样，回过头看了一下，一齐拨转马头奔了过来。这两人都是贵族公子的打扮，年龄也大致相仿，跑在前面的一个远远就在问：“苏兄，你怎么了？”

梅长苏没有回答，他依然保持着仰望城门的姿势，表情凝然不动，一头乌发被风吹起，有几丝零散地覆在苍白的面颊上，使得整个人透出一股深邃的沧桑与悲凉。

“苏兄是不是累了？”这时另外一人也奔至近前，关切地道，“就快到了，今天可以好好歇歇。”

“景睿，谢弼，”梅长苏毫无颜色的唇边掠过一抹浅淡的笑，“我想在这里再站一会儿……这么多年没来，想不到金陵城几乎丝毫未变，进了城门后，多半也依然是冠盖满京华的盛况吧……”

萧景睿微微有些怔忡，问道：“怎么苏兄以前……来过金陵？”

“十五年前，我曾在金陵受教于黎崇老先生，自他被贬离京后，就再没有回来过。”梅长苏幽幽长叹一声，闭了闭眼睛，似要抹去满目浮华，“想到先师，不免要感慨前尘往事如烟如尘，仿若云散水滴，岂复有重来之日。”

提起前代鸿儒黎老先生，萧景睿与谢弼都不由神色肃然。

黎崇这位学博天下的一代宗师，虽然受召入朝教习诸皇子，但亦不忘设教坛于宫墙之外。在他座前受教之人富贵寒素，兼而有之，并无差别，一时名重无两。然而当年不知为了何故触怒天颜，以太傅之身被贬为白衣，愤愤离京，郁郁而亡，诚是天下士子心

中之痛。在与梅长苏一路同行到金陵的相处过程中，萧景睿和谢弼都觉得这位苏兄学识深不可测，一定大有渊源，却没想到他原来竟是受教于这位老先生。

“黎老先生若泉下有知，也不想看到苏兄你为他伤感，有损身体，”萧景睿低声劝道，“你身子不好，我们本来是请你到金陵散心养病的，你若是这般郁郁不欢，倒让我们这些做朋友的觉得过意不去。”

梅长苏默然半晌，方缓缓睁开双眸，道：“你们放心，既然来到王都城下，总要哀念一下亡师当年忠心受挫，黯然离京的凄楚之情，岂有一直沉溺忧伤之理？我没有事的，咱们进城吧。”

时近黄昏，昼市已休，夜市未起，街面有些清寂，三人很快就赶到了一座赫赫府第前，“宁国侯府”的匾额高高悬挂，十分显眼。

“哎呀，快进去通报，大公子、二公子回来了！”这时正好是下人们忙着四处掌灯的时候，一个眼尖的男仆扭头瞅见他们，立即高声叫了起来，同时迎上来请安。

三人纷纷下车下马，客前主后进了侯府大门，人目便是一道影壁，壁上“护国柱石”四字竟是御笔。

“芹伯，父亲、母亲呢？”萧景睿问着一个匆匆迎出来的老仆。

“侯爷在书房，不过夫人今日礼佛，要留宿公主府。”

“那我爹、我娘呢？大哥和绮妹他们呢？”

“卓庄主和卓夫人已经回汾佐去了，卓姑爷和大小姐同行。”

在一旁听着他们的问答，梅长苏忍不住失笑道：“真是混乱啊，又是父亲、母亲，又是爹、娘的，再加上你跟哪个兄弟都不同姓，不知道的人一听就晕了。”

“不知道的人当然会晕了，不过景睿的身世也算是一段传奇了，不知道的人很少吧。”

“谢弼，你总是没大没小的，叫我大哥。”萧景睿故意板了板脸，三个人随后一齐笑了起来。

不过玩笑归玩笑，其实谢弼说的没错，萧景睿的身世由于太离奇，又牵涉到贵胄世家的宁国侯府与江湖名重的天泉山庄，在朝野间的确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二十四年前，宁国侯谢玉离开他怀孕的妻子——当朝皇妹莅阳长公主——出征西夏，同年，江湖世家天泉山庄的庄主卓鼎风也将身怀六甲的爱妻送到金陵委托朋友照顾，自己前往苗疆约战魔教高手。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次被民间俗称为“锁喉”的疫情突然暴发，为躲避瘟疫，城内的达官贵人们纷纷离开，到附近的清静山庙避灾，而谢、卓两家夫人巧之又巧地住到了同一座庙里的东西两院。

由于山中寂寞，两位夫人有了交往，彼此都觉得性情相投，常在一处起坐。这天，

两人正聚在一起聊天弈棋，突然同时阵痛起来。其时外面正是电闪雷鸣、风雨大作，随行的仆从们惶惶然地忙乱到深夜，终于有婴儿的啼哭声响起，两个男孩几乎是先后脚一起落草。

在一片喜笑颜开中，产婆们捧着这金尊玉贵的两个小公子到外间准备好的一个大木桶里给婴儿浴身。

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古庙院中一株空心柏被雷电击中，一段粗枝轰然断裂，砸在产房屋顶上，瞬间瓦碎梁歪，窗棂也被震落，狂风猛卷而入，屋内烛火俱灭，一片尖叫声。侍卫和婢女们慌慌张张抢出两位夫人，被吓得向后跌坐在地上的产婆们也手忙脚乱地摸黑从木桶里捞出男孩，逃了出去。

好在有惊无险，无人受伤，重新择房安顿好了产妇之后，众人刚松了一口气，就突然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

摸黑被抱出的两个男婴，赤裸裸身无牵挂，一样皱皱巴巴，一样张着嘴大哭，重量相仿，眉目相似，哪个是谢夫人生，哪个又是卓夫人生？

到了第二天，问题更加沉重，因为其中的一个男婴死了。

谢夫人既是当朝长公主，这件事就不可避免地惊动了当今天子。皇帝下旨命两家带着婴孩入宫，派御医滴血认亲，谁知婴儿的血居然跟谁的都相融，根本没有区别，再一看两对父母的样子，皇帝知道事情难办了。

谢玉与卓鼎风都是长身玉立，五官明晰；两位夫人都是柳眉杏眼，秀丽文雅。虽说不算很像，但细察其五官，轮廓特征竟然差不多。

即使等孩子长大，只怕也难单凭长相，就判定他到底是谁家之子。

皇帝抱着婴儿看了半天，虽无决断，但因心中十分喜爱，便想出了一个折中之计，“既然无法确认这孩子究竟是何人之子，那他姓谢姓卓都不合适，朕就赐国姓于他，按皇子辈取名，叫景……景睿好了，他生在睿山之上嘛。一年住在谢家，下一年就住在卓家，算是两姓之子，如何？”

皇帝做了主，何况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大家也只能同意。

就这样，萧景睿便有了双重身份，即是宁国侯谢家的大公子，也是天泉山庄卓氏门中的二少爷。而素无往来的谢、卓两家也由此变得有如亲族一般，关系紧密。两年前，卓家长子卓青遥娶了谢府大小姐谢绮为妻，两家更是亲上加亲，和睦得有如一家一般。

“好了大哥，既然父亲在书房，我们直接过去请安吧，”谢弼说着又回头看了看梅长苏，“苏兄一起去吗？”

梅长苏一笑道：“入府打扰，自当拜见主人。”

兄弟二人一左一右，笑容晏晏地陪着客人进了二门，沿途的下人一看这架势，就知道来的是个要紧的贵客，只是看来者一身白衫，容颜清素的样子，又猜不出是何来头。

按贵族世家的常例，除非是迎接圣旨或位阶更高的人，一般不开中门不入正厅，所以两兄弟直接就引着客人到了东厅。虽然室外还有余晖，但厅内已是明烛高烧，在温黄的灯光下，有一人手执书卷，踏着光滑如镜的水磨大理石地面，正缓步慢踱，若有所思。听到有人进来的声音，他停下脚步，转过身来，颌下长须无风自动。

这就是颇受当朝皇帝倚重，被称朝廷柱石的宁国侯谢玉。

当年曾被喻为“芝兰玉树”的美男子如今已年过半百，但端正的面庞和挺秀的五官依然保留着青年时的俊帅，体型也保持得很好，胖瘦适中，矫健有力。此时他身着一套半旧的家居服，除了腰间一条玉带外别无华贵的饰物，却透着一股让人无法忽视的雍容。

萧景睿与谢弼神色恭肃地上前拜倒，齐声道：“孩儿见过父亲。”

“起来吧，”谢玉抬了抬手，目光落在萧景睿身上，语调略转严厉，“你还知道回来？两个多月不见你人影，连中秋团圆之日都忘了，看来平日对你实在管教得不够……”

刚刚才教训这一句，谢玉突然发现厅上还有第四人，立即停顿了下来，“哦，有客人？”

“是。”萧景睿躬身道，“这位苏兄是孩儿结识的朋友，在外时一向多承他照顾，此次是孩儿力邀他到金陵休养身体的。”

梅长苏迈步上前，执的是晚辈礼，气度却甚是从容不迫，“草民苏哲，见过侯爷。”

“苏先生客气了，来者是客，何况又是犬子的好友，不必如此谦称。”谢玉抬手微微还了半礼，见这年轻人虽是病体单薄，但容颜灵秀，气质清雅，不由多看了两眼，“苏先生好人物，既然赏光客寓敝府，就当自己家一样，不必拘束。”

梅长苏欠身笑了笑，并未多客套，慢慢退后了一步。

因为有外人在场，谢玉不便再对萧景睿多加训斥，所以只瞪了一眼，就放缓了语气道：“客人远来劳累，你们陪着先安排休息吧。明日不许贪睡，去公主府迎你母亲回来，等我下朝后再过来这里，有话要吩咐你们。”

“是。”兄弟二人一齐躬身，与梅长苏一起退了出来，直到了院门之外，才放松了全身。

因为早得了吩咐，谢府下人们已打扫好客院雪庐，重新换了崭新的铺陈，热茶热水也准备停当，整个院子显得极是温馨，倒看不出一向少有人住。

旅途中晚餐吃得太早，所以萧景睿和谢弼陪着梅长苏一起在雪庐用夜宵。枣粥和点

心刚送上来，萧景睿突然想起来了什么，问道：“飞流呢，叫他一起来吃吧？”

梅长苏笑道：“他一直都在啊。”

话音刚落，萧景睿和谢弼突然觉得背心一阵发寒，回头看时，方才明明空无一人的屋角，此时竟已静静地站着—一个身着浅蓝衣衫的少年。他容颜生得极是俊美，可惜全身上下都仿若罩着一层寒冰般的冷傲孤清，令人分毫不敢生亲近之念。

“虽说不是第一次见飞流，可还是觉得这身法好诡谲啊。”谢弼压低了声音悄悄道，“苏兄，有他这样一个护卫在，我都不太敢靠近你，生怕他一个误会，劈我一掌。”

“怎么会？我们飞流脾气很好，很乖的。”梅长苏刚抬了抬手，下一个瞬间飞流就已经飘了过来，蹲下身，将头靠在梅长苏的膝上，“看，还喜欢撒娇。他只是偶尔分不清楚真假，以后有他在场的时候，你们不要跟我打闹就是了。”

这个武功奇绝的少年护卫受过脑伤，略有些心智不全，萧景睿和谢弼早已知道，不过他俩对梅长苏都敬如师长，根本没打算跟他打闹，所以这句吩咐嘛，听着也就是听着罢了。

飞流不喜欢吃粥，谢弼又吩咐人另给他煮了面食。大家正边吃边闲谈，院外突响人声，有人一路朗声大笑着走进来道：“你们走得可真慢，等得我都快长毛了！”

萧景睿大喜，跳起身来抓住来者，“豫津！”

谢弼却皱起了眉头，下巴—仰，问道：“我说言豫津啊，你这消息也太快了吧？我们刚刚才进门，时间又这么晚，你跑来干什么？”

“我跟你们管家打了招呼，等你们—回来就给我送信儿，”言豫津大踏步走上前来给梅长苏见礼，“苏兄看起来气色不错，这一路上少了我，没被这两人给闷死吧？”

国舅府的大少爷言豫津是萧景睿最好的朋友，三个贵公子本来是一起在游历途中遇到梅长苏，打算结伴同行回金陵的，谁知一行人在半路上碰巧救下了一对被追杀的老夫妇，听他们说是准备上京，去控告庆国公柏业的亲族在他的原籍地滨州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夺耕农田产为私产、殴杀人命等诸项罪状。谢弼因为宁国侯府与庆国公府一向交好，怕父亲责怪，没有敢管这桩闲事，而言豫津生性洒脱，侠义心起，便自告奋勇护送这对老夫妇—起先走，同时还坚持不要萧景睿同行，让他陪着由于—身体原因必须慢慢缓行的梅长苏随后回京。

“胡公、胡婆怎么样？”—见到他，梅长苏自然要先问—问那对告状的老夫妇。

“状子已经递到御史台了，事情现在很稳定，皇上密旨派了特使去滨州，没有调查结论前案子暂不开审，所以现在还没起什么风波，谢弼你也用不着这么急就冷淡我避嫌。”言豫津虽然语气乐乐呵呵的，但说起话来却毫不客气，“我就是想这么晚来看看景睿和苏兄，就不是来看你的，不服气来咬我啊……”

“呸！”谢弼啐道，“你那么厚的皮，谁咬得动？”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跟你们说正经的，”言豫津拖过一张凳子，在桌旁坐下，捞起一杯茶一饮而尽，“你们大概还不知道自己回来得有多及时吧？”

“及时？”萧景睿不解地眨眨眼睛，“我们赶上什么了吗？”

“哈哈，”言豫津用力拍着好友的肩膀，“你们赶上了一场大热闹！”

听他这样说，梅长苏倒还罢了，萧景睿和谢弼却一齐睁圆眼睛，露出了好奇的表情。因为他们二人非常了解言豫津，知道这位国舅公子是全京城最爱看热闹的一个人，哪里有热闹哪里就有他的影子，看的热闹多了标准自然也会水涨船高，所以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大”热闹，就一定不会小到哪儿去。

“别吊胃口了，快说，有什么热闹看？朝廷要加恩科点武魁了吗？”谢弼催问道。

“比那个热闹，”言豫津摆摆手，“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初遇苏兄的那个小县城外，看见了什么人？”

“看见了……”谢弼略一回想，“啊，那个大渝国派来出使我们大梁的使团！当时他们不是在酒楼闹着说带来的国书丢了吗？又砸楼又搜身的，那个猖狂劲儿真让人想狠狠教训他们一下！他们现在已经进京了？干什么来的？”

“嘿嘿，”言豫津笑眯眯地道，“他们是来求亲联姻的！”

“原来是这个事……”谢弼有些失望，“皇上是一定会按惯例考察一下这些使者的，虽然还算有趣，却也未见得会有多热闹。”

“你先别急嘛，”言豫津斜了他一眼，“这个热闹里不仅有皇上，有大渝使者，还有一个你们想也想不到的第三方！猜猜是谁？”

萧景睿与谢弼刚开始想，梅长苏已道：“是不是北燕的使团也到了金陵？”

言豫津稍感受挫，但很快又振作起精神：“苏兄猜得没错，北燕的使团规模也不小，双方在金陵城已经明争暗斗了好几天了，皇上决断不下，或者他根本就不想决断，所以颁下圣旨，三天后在朱雀门外，来一个公平的比试！”

“有些意思了，”萧景睿挑起双眉，“我们已经看到大渝使团里至少有一个金雕柴明，北燕那边虽然不知拓跋昊来了没有，但也绝不会差到哪里去。这双方比拼，的确值得一看。”

“哪里只是双方比拼，是三方！”言豫津得意地一笑。

“啊？”两兄弟异口同声地问道，“还有哪家使团？”

言豫津正准备卖卖关子，梅长苏又笑道：“我猜当然还有东道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难道就不许我们大梁的勇士去争争这个机会？”

面对着萧、谢二人询问的目光，言豫津只好予以肯定，“苏兄猜得对，就是这

三方。”

谢弼很是诧异地道：“皇上这样下旨实在奇怪，他如果不同意和亲，拒绝就是了，如果同意和亲，那把本国入扯进来比试什么？”

“你们这就不懂了吧？”言豫津又高兴起来，“我刚才就跟你们说过，这是求亲，不是和亲！你们以为跟以前一样，如果皇上同意了，就在公主、郡主中挑一个适龄的嫁过去，对方也不在乎到底是谁，反正娶的是大梁宗室贵女的身份？”

“听你这话的意思，大渝和北燕此次前来，难道还有特定求亲的人选不成？”

“没错。”言豫津用充满神秘感的表情道，“一个特定的人选，一个让他们打得满头包都愿意娶到手的人……要不要猜猜看是谁……”

话音未落，梅长苏随手放下粥碗，道：“我猜是霓凰郡主。”

萧景睿与谢弼一齐跳了起来，失声道：“什么？！”

而言豫津则是一脸幽怨地盯着梅长苏，恨恨地道：“苏兄，虽然你聪明绝顶让人佩服，可这种什么都猜得中的毛病实在不好，让人觉得很无趣，很没有成就感啊！”

“对不起，我反省，以后不这样了。”梅长苏笑道，“你继续。”

“还继续什么啊，该讲的都讲得差不多了……”

“这样就差不多了？”谢弼大声道，“大渝和北燕提的这是什么狗屁要求？皇上早该一开始就拒绝了才对，还搞什么公开比试？！大臣们没有谏阻么？霓凰郡主怎么可能嫁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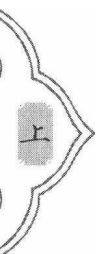
梅长苏唇边浮起一丝淡得让人难以察觉的清冷笑意。

是啊，霓凰郡主怎么可能嫁出去？她可不是一个长在深宫幽闺的普通贵女，而是以一介女流之身，执掌南境十万边防铁骑的奇才统帅。十年前大梁南边的强敌楚国兴兵，负责南境防线的云南王穆深战死，其女霓凰临危受命，全军编素迎敌，血战楚骑于青冥关，歼敌三万。此役后，朝廷颁下旨意，命霓凰郡主代幼弟镇守南方，南境全军皆归于其麾下。郡主也曾指天盟誓，幼弟一日不能承担云南王重责，她就一日不嫁，至今已二十七岁，仍是单身。

也正因为霓凰郡主的地位举足轻重，所以对于皇帝陛下同意异国人也可进入郡主择婿范围的决定，令几个贵家公子十分吃惊，萧景睿先就问道：“皇上难道就没有征求过霓凰郡主本人的意思？”

“当然问过，因为云南王世子穆青上月已成年袭爵，所以郡主倒是同意了，不过加了几个条件，首先，比试者必须是求亲者本人；其次，文试她不管，由皇帝陛下裁断，但武试的优胜者要跟她亲自比试，输了才嫁。”言豫津悠悠地道。

此言一出，那两兄弟又齐齐松了一口气。谢弼骂道：“死豫津，故意逗我们！这样



就好多了，大渝和北燕的成名高手多半已婚无资格，未婚的就算再精挑细选，打得过我们霓凰郡主么？”

“也不一定非要打得过才行，”梅长苏再次插言，“如果郡主看得顺眼喜欢，自然不输也会输了。”

“我也这么觉得，”言豫津美美地道，“你们都晓得，郡主一向喜欢我……”

谢弼喷出才喝进嘴的一口茶，咳着道：“郡……郡主是一向喜欢骂你！像你这样不太正经的人就算了，霓凰郡主沙场风霜多年，喜欢的是稳重有担当的男人。”

“唉，”言豫津叹着气，“谢二，你真是狠心，我可好不容易做个美梦……”

“你就少开玩笑，”萧景睿推他一把，又道，“不过这次大渝和北燕也算是做着美梦来的，不成功吧，没有多少损失，一旦成功了……你们想想，不仅是联了国姻，而且娶到手一个军事奇才，名声也会一下子响亮不少呢。”

梅长苏淡淡地道：“大渝和北燕近来朝局都不稳吧，各有几派在你死我活地夺嫡争太子之位呢。此时有哪个皇子娶到了霓凰郡主，简直就如同已稳拿皇太子的宝座一样。”

“苏兄这话算是点到要害了。明知我大梁朝廷不大可能会放霓凰郡主外嫁，但总要拼着血本来争一争，若是侥幸争到了手，回国就一定赢定了。”言豫津赞同道，“也不知是谁给他们出的主意，也亏他们敢鼓足了勇气来。”

梅长苏很感兴趣地看着他，问道：“你怎么知道一定是有人去给他们出了主意呢？”

言豫津耸肩道：“我不爱乱分析的，只是直觉。你们想啊，两个国家一起想到这个主意，又差不多同时付诸实施，也太巧了一些。”

“管他巧不巧，总之不能让霓凰郡主外嫁出去就行了。”谢弼摇着手，转向梅长苏，“苏兄，依你看这场比试谁会赢呢？”

梅长苏失笑道：“我又不是算命的，哪里会知道？”

“刚才豫津问什么你就猜得中什么，我还以为你能未卜先知呢。”谢弼哈哈一笑。

“我跟你们实招了吧，”梅长苏笑道，“其实我不是猜中的。”

“不是猜中的？”言豫津立即来了兴致，“难道苏兄真的会算命？”

“命理之玄妙，岂是我一介愚人能窥算的？”梅长苏说着，从袖中摸出一卷绢书，“我没有猜，我是早就知道这件事，这上面都写着呢……”

言豫津好奇地接过绢书，三个人凑过去一看，全都惊讶得叫了起来。

“这是大渝国君亲笔书写、遣使求亲的国书啊！”谢弼两眼发直，“怎么会在你手里？”

“啊，原来那个县城酒楼上……大渝使团居然是真的丢了国书……”言豫津歪着头盯住梅长苏瞧，“苏兄啊，你没事偷人家国书做什么？”

“你说对了，就是没事才偷的。”梅长苏仍是笑得一派云淡风轻，“大渝使团刚好跟我住同一个客栈，那个掌柜的告诉我他们有个檀木长匣，护得很紧，里面一定有好东西。我一时好奇，派飞流去取了来看，没想到只是一卷公文国书。这些事情与我们江湖人无关，所以我也太感兴趣，原想看过就放回原处的，没料到他们那么快就发现了，闹了出来，没办法，就只好不还了……”

三人全都见识过飞流奇诡的身手，听说是他去取的，倒也不吃惊，只是这个梅长苏也未免太好奇了一点，人家的国书他都要去翻来看看，也不怕惹上什么麻烦……

“对了，参与甄试有没有什么条件和限制呢？”萧景睿把话题又扯回原处。

“有啊，要家世清白，年龄相当，品貌端正，未曾娶妻……”

“就这些？”

“就这些。”

“啊，”谢弼叫道，“那大哥也可以去参加！”

“我？”萧景睿吓了一跳，“我虽然敬重霓凰郡主，可从来没有想过……”

“不是想要你赢到最后才让你去的，”谢弼拉着他的袖子，“我们大梁参加的人越多，大渝和北燕获胜的机会就越小。你那么优秀，一定能淘汰掉不少对手，也算去为霓凰郡主筛选掉不合格的人选嘛。”

“可是……”

“还可是是什么？我是武学不精，报了名也白搭，你是天泉山庄的二少爷，卓伯伯亲自教你武功，好歹也算是个高手，难为苏兄进京这一路上都在指点你，就算积累一下实战经验也好啊。”谢弼不由分说，向言豫津道，“豫津，明天你去帮他把名给报上。”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早就已经给他报好了。”言豫津笑眯眯地道。

“喂……你们俩……”

“不用紧张，”梅长苏忍着笑道，“你的武功我最清楚，想赢到最后是不可能的，去比试几轮又有什么关系？”

“你这也算是安慰我？”萧景睿欲哭无泪，“难道我是最好欺负的人……”

谢弼又想到一个问题：“不会只有京城贵胄人家才知道这事吧？民间的俊彦英杰应该也能来参加吧？”

“当然能来。”言豫津斜了他一眼，“这种消息就是想瞒也未必瞒得住，何况皇上也有趁此机会为郡主择一佳婿以慰她沙场孤苦的意思。你们这一路上京来，难道没注意到各路武林英豪都在朝金陵赶吗？”

三人细细回想，迟钝地发现好像是这样，只是进京的人流本就多，一时没在意罢了。

“好啦，不跟你们聊啦，”言豫津起身伸个懒腰，“我要回去好好休养，三天后准备大展身手，打退各路英豪，一举赢得霓凰姐姐的芳心……”

谢弼斜了他一眼：“这人，还没睡着就开始说梦话了……”

“是该走了，免得打扰苏兄休息。”萧景睿也道，“飞流都睡着好久了。”

大家回头一看，果见飞流和衣躺在床上，也没放帐帘下来，闭目睡得很香。

“都睡着了感觉还像个冰块……”言豫津刚发表了一句评论，飞流的眼睛突然睁开，吓得他赶紧指着萧景睿道：“刚才那句话是他说的！”

飞流的双眼无焦距地睁了一小会儿，瞬间又重新闭上。

“放心，你的声音他已经认得了，”梅长苏莞尔道，“如果是陌生人的声音，飞流就会立即醒过来了。”

“还好还好，”言豫津拍拍胸口道，“那我们就告辞了，苏兄请早些安歇吧。”

梅长苏起身相送到门外，目送三人离去，二更钟鼓恰在此时响起，他停住脚步默默地听了一会儿，凝目看着黑夜中一片寂静的侯府，良久之后，才慢慢关上了房门。